

世界少年
文学名著
珍藏版
欧也妮•葛朗台
[redacted]

世界少年文学名著百部

欧也妮·葛朗台

[法] 巴尔扎克/原著
何光伟/改写

目录

导读……02
一……03
二……07
三……13
四……18
五……25
六……30
七……35
八……40
九……44
十……47
十一……52
十二……58
十三……62
十四……67
十五……70

导读

巴尔扎克诞生于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日，他的家乡是法国首都巴黎西南的图尔城。他出生后不久，被送到附近一个乡村寄养，长大以后，一直到上完中学，都住在学校里。家庭温暖的缺乏，使巴尔扎克生活很艰苦，却又培养了他独立思考和奋发上进的习性。

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法国，正处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交替的时期。作为社会生活的写照，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艺术地再现了封建贵族的衰落，描写了资产阶级的发迹史，揭露了他们一开始就暴露无遗的唯利是图、金钱至上的本质。对于受剥削的劳苦群众，作家则寄予了深切的同情。在这些作品中，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、《高老头》、《幻灭》、《农民》、《驴皮记》、《夏倍上校》、《高利贷者》、《纽沁根银行》等，都是影响极大的传世之作，成了世界文坛的共同财富。

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的主人公葛朗台是一个暴发户。他把金钱作为生活的唯一目标，不惜一切手段去达到目的，同时又十分吝啬，他把和周围人(包括妻子和女儿)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。他的侄子查理则有着更强的能力和更大的野心，不但参加了资本主义的对外掠夺和奴役，还同封建统治者勾搭起来，爬上了上层社会。葛朗台和查理，一个守财奴一个野心家，生动形象地显示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特性。

至于欧也妮，她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，纯洁、善良、乐于助人。但是在那个社会环境里，她没有反抗，只是把痛苦藏在心里，靠着虚幻的宗教信仰支撑，默默地度过一生。

一

在内地的索漠城，人们无论是在市场上相遇，还是晚上在街头闲聊，不提到斐列克斯·葛朗台的时候很少。这个阔老头的财富简直成了小城里的一宝，令人羡慕。做买卖的、开小店的，经常得意扬扬地向外地客人夸耀：

“嘿，先生，上百万法郎家财的，我们这城里有两三户。可葛朗台先生呢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钱了！”

碰上从首都巴黎来的财主，索漠人总要问他，是不是跟葛朗台一样有钱。如果对方回答说是，他们就把脑袋一扭，显出根本不相信的神气。在他们看来，葛朗台的一切好象都镀上了金。因此，他的一举一动，往往很快会在这个平时十分冷清的小城里传开，被认真揣摸着，支配了全城人的情绪。

这也难怪。葛朗台的长相就不同一般：五短身材，横里宽，显得很臃肿。圆圆的脸乌亮亮的，生着很多痘瘢。嘴唇老是闭得紧紧的，脑门上布满了皱纹，伴着一块块隆起的肉。冷静的目光象是要吃人。鼻尖肥大，还长着一颗满是血筋的肉瘤。这副脸相，加上那姿势、举动和走路的功架，都表示出他只相信自己。表面上虽然并不那么精明，骨子里却象铁石一般冷酷。人们私下胡乱议论说，葛朗台那么多的诡计，都是从那个肉瘤里生出来的呢！

葛朗台最初是个做酒桶的箍桶匠，四十岁的时候才娶了一个比他小二十一岁的木板商的女儿。因为识得字，又能写能算，生意做得挺兴旺。一七八九年（这一年，法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），新成立的共和政府在索漠城拍卖教会的财产。葛朗台

立刻凑了一笔钱，加上妻子的陪嫁，一共是两千金路易(一个路易值二十法郎)，买下了一处最好的葡萄园、一所老修道院和几块农田。于是他被看成是当地最支持革命的人，由上边指定为索漠区的行政委员，不久又做了区长。

拿破仑称帝以后，葛朗台被免了职。他对此却毫不惋惜。因为几年的工夫，他不但已经把葡萄园经营得很好，还利用职权把一处上好的草原弄到了手，修了好几条公路直通自己的田庄。在登记房产和地产的时候，他又占了不少便宜，只需要缴纳很少的税。

还不止这些。被免职的那一年，五十七岁的葛朗台又交上了好运，一年内连得了三笔遗产。先是他丈母娘古地尼埃太太的，接着是妻子的外公裴德里埃先生的，最后是他自己的外婆香蒂埃太太的。这三位老人在世时爱钱如命，在当地早都出了名。所以人们猜想，那些遗产的数目相当可观。

凭着自己的辛苦经营和心计，加上祖上的恩惠，葛朗台成了暴发户。而他自己，虽然被大家叫做“新贵族”，却丝毫不想露出一点儿富裕的样子。

一年四季，葛朗台老是同样的穿戴：一双笨重的鞋子，一双呢袜子。栗色的粗呢短裤，用银箍在膝盖下扣紧。上身穿一件闪光丝绒背心，外面套一件宽大的栗色外套。戴一条黑领带，一顶宽边帽子，一副结实得可以用一年零八个月的手套。大概是为了清洁吧，他总是把手套放在帽子边上一个固定的地方。

不仅装束和行动古板，他无论干什么也都是单调和便当的。家里从来不买肉和面包，因为每个星期，佃户们都给他送来足够的食物：鸡、鸡蛋、牛油、麦子……而这些都是用来抵租的。麦子由一个租用他磨坊的人拿去磨了，再把面粉和麸皮一起送回来。面包，一向是女佣人在家里做。房客中有种菜的，

就派定他们供应菜。烧火的木柴，是田地里用过的篱笆或是烂了的老树根，佃户们把它们锯成小段，送进城来。尽管庄园里种着果树，酿制优等葡萄酒，葛朗台家里却经常吃烂果子，喝次等的酒。这样算下来，他家的开支就很有限了。

就连说话，他都十分简省。碰上了难题，他一定就搬出四句口诀："我不知道，我不能够，我不愿意，慢慢瞧吧"，从不说一声是或不是。而人家跟他说话，他只是冷冷地听着，心里却在紧张地盘算，哪怕是一点点小生意。当对方把真心话都倒出来以后，他却只有冷冷的一句：

"我还没跟太太商量过呢！"

第一次听到这话的人会觉得，这老头儿多尊重太太呀！可知道些内情的人就感到好笑，心里说，别拿你太太当挡箭牌了，她不过是你的奴隶罢了！所以，一提到他的太太，人们立刻会想到他的家，想到他那所灰暗的、阴森的，好象是寂无一人的房子。

索漠这样的内地小城，不象巴黎那些大城市那么繁华。就说房子，看上去活象阴森的修道院，凄凉、衰败、枯燥……想仔细看看吗？那就到葛朗台家去好了。

沿着一条起伏不平的街道拐弯抹角地走过去，在大街的尽头，一处黑魆魆的凹进去的地方，就看见了葛朗台的家。

长年的失修，已经使门框上出现了好多洞眼，倒有几分象监狱的门口。褐色的大门到处开裂。旁边的一扇小门装上了铁栅栏，一只铁环上吊着敲门用的长方形铁锤，正好对准在一颗大钉子上。

进了门，楼下的堂屋是这一家最重要的房间，干活、吃饭、会客……都在这里。靠门口的窗户下面，一张有草垫的椅子放在一个木座上，这是葛朗台太太的专座。旁边的一个小靠椅，

则是女儿欧也妮的位子。十多年来，每年四月到十月，母女俩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手里是永远干不完的活：全家人的内衣、被褥都归她们做。有时候，欧也妮想给母亲绣个花领子，只有抽出睡觉的时间到自己的卧室里去做，还得找个借口骗过父亲，让他多给些蜡烛。因为全家人用的蜡烛，一直是葛朗台亲自发的。正象每天早晨他都要亲自分发全天的食物一样。

每年都是要到十一月一日那天，葛朗台才答应生火，母女俩就可以坐到壁炉旁边了。到第二年三月三十一日，必须熄火。这两个日子几乎是“法定”的，不管是早秋还是春寒。

对于葛朗台的一家，一般的索漠人知道的也就这么多。

哦，对了，那个女佣人叫拿侬。葛朗台能管紧这个家，还多亏有了她！这个乡下女人长得身高体壮，只是那张脸丑得叫人害怕，年轻的时候，没人敢娶。她索性一个人跑到城里找事做，正好，被葛朗台看中了。葛朗台喜欢拿侬大力士的体格和不计报酬的品质，答应雇佣她。拿侬的工钱一年只有六十法郎，却包办了家里的一切杂活：煮饭、清理、洗衣服、照顾短工……天一高就起床，夜深了才睡觉。凡是葛朗台吩咐的，她都一声不吭地去干。三十五年了，她永远是穿着破烂的衣服，睡在过道的一间小黑屋里，却一句怨言也没有。这一切，使得冷酷的葛朗台有时候也动了怜悯之心，望着忙个不停的她说：

“唉，可怜的拿侬！”

索漠人提起这件事，同样也羡慕极了：

“真是怪事，葛朗台这个吝啬鬼，偏偏有拿侬这么一个干活不要命又省钱的佣人！”

二

一八一九年的深秋，天气比往年暖和。到十一月中旬，葛朗台还没有下令生火。

这一天，人们看见葛朗台太太带着女儿，后面跟着拿侬，到教堂去望弥撒（天主教的宗教仪式：用面包和葡萄酒祭祀上帝）。于是，大家马上想起来，今天是欧也妮小姐的生日。

早晨一起床，葛朗台来到女儿身边，把生日礼物亲手交给她：是一枚稀罕的金币。这已经成了习惯，每逢欧也妮的生日和本名节日，父亲总是送给她一枚金币。加上元旦和葛朗台自己的节日送的，欧也妮每年大约有五六百法郎的收入。葛朗台认为这不过是把自己的钱换了个口袋罢了，而且还可以从小培养女儿的吝啬。因此，他经常让女儿把金币拿出来，亲眼瞧瞧，才放心。

母亲也送来了礼物。她也是老习惯了：每次都是一件衣服，冬天穿的或是夏天穿的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葛朗台看见女儿穿上新衣服，显得格外好看，也喜欢得什么似的，大声嚷道：

“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，拿侬，就去把火生起来吧，取个吉利！”

他又仔细端详着欧也妮，点点头说：

“她二十三岁了，是咱们操心的时候了。”

这话显然是对着太太讲的。葛朗台太太，瘦小的身材，却长着大骨架、大鼻子、大额角，更显得干瘪了。虽然相貌欠佳，心地却极好。只是软弱的性格使她摆脱不了奴性，对丈夫绝对

服从。她的陪嫁和继承的遗产，给这个家带来了很多钱，可她从不张口要，每月只是从葛朗台那里得到零用的六法郎。有时候葛朗台想起很长时间没给她钱了，就让收购谷物的买主另外掏些钱给他太太；来买酒的外国商人也要为他太太破费一些。这样，葛朗台太太才有一笔进款。可每当她攒上一百多法郎时，葛朗台又对她说：

“借几个子儿给我吧，我没用的啦！”

就这样，她又陆续把钱交给了丈夫。

现在，听到葛朗台提起女儿的婚事，她和欧也妮不约而同地对看了一眼，然后胆怯地说：

“索漠城里没有合适的人家呀！”

楼梯那边“咕咚”一声，把他们吓了一跳。原来到楼上取果子酒的拿侬下来的时候，差点摔了一跤。葛朗台生气地叫起来：

“蠢东西，你也会跌跟头吗？”

拿侬高举着酒瓶，气喘嘘嘘地走了进来：

“先生，您的楼梯坏了。换了别人，早把酒瓶摔破了。我可是一直举着它。”

“不错。”葛朗台太太接口说：“楼梯早该修了，昨天晚上，欧也妮也差点扭了脚。”

“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，你又险些摔跤，就喝杯果子酒压压惊吧！唉，可怜的拿侬。”

葛朗台说着，站起身来：

“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，我就替你们修修楼梯。你们这些人，捡那些结实的地方落脚不就没事了吗？”

他拿了烛台，去取工具。堂屋里立刻变黑了，只有壁炉里的火光一闪一闪的。太太、女儿和拿侬都坐在黑暗里，听他在

楼梯上敲打的声音。这时候，门外的铁锤敲响了一下。

进来的三位客人都姓克罗旭：克罗旭神甫、克罗旭公证人兄弟俩和他们的侄子——索漠初级裁判所（就是法院）所长。当公证人的克罗旭因为和葛朗台关系密切，又替他放债，所以深得老头儿的信任。他和当神甫的哥哥都有一个心愿，想让侄子娶欧也妮为妻，将来好把葛朗台的遗产接过去。当所长的侄子自然也是这个心思。他今年三十三岁，已经有了一处叫篷风的田庄。所以他给自己加了个“篷风”的姓，最喜欢别人叫他“特·篷风所长”或“特·篷风先生”了。趁今天是欧也妮的生日，三个人一起来祝贺，那意思自然是要讨这一家人的欢喜。

“对不起，诸位。”葛朗台听出是克罗旭们的声音，冲着黑屋里的客人喊：“我马上就来，楼梯坏了，我自己修呢！”

“不客气，葛朗台。”

客人们转向屋里的人，那母女俩已经站了起来。虽然看不清面孔，可她们已经闻到了花香。特·篷风所长抢先一步，对欧也妮说：

“小姐，我祝您年年快乐，岁岁健康！”

说着，他把手中的一束鲜花递了过去，又抓住欧也妮的胳膊，在她的脖子上使劲儿吻了一下。这动作很笨拙，可他自己十分满意。

葛朗台修好楼梯走进来，放下烛台说：

“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，就大放光明吧！拿侬，再来支蜡烛。”

他接过拿侬递过来的新蜡烛点上，然后坐在太太旁边，跟客人们谈起来。拿侬走到厨房，又点起一支蜡烛，坐在灶旁准备纺麻。葛朗台看见了，立刻走过去大声说：

“拿侬，你赶快灭了灶火和蜡烛，上我们这儿来！堂屋这么大，还怕放不下你吗？”

“先生，您那里有贵客呀！”

“客人怕什么！他们和你一样，都是上帝造的。”

拿侬刚凑到堂屋里，外面的锤子又敲响了一下。克罗旭们知道，来的一定是他们的“对手”格拉桑先生和他的太太、儿子。因为在索漠城里，只有这三位克罗旭和三位格拉桑有资格进葛朗台的家门。

格拉桑先生是小城里有钱的银行家，经常跟葛朗台暗中合作，分得好处。他的太太是个见过些世面的女人，却时常来陪呆板的葛朗台太太打牌。夫妻俩盼望着有一天，正在巴黎上学的儿子能跟欧也妮结婚。那目的呢，不用说，和克罗旭们没有两样。

“ 你好，葛朗台。”格拉桑有礼貌地向主人伸出手，庄重的气派显然是克罗旭们比不了的。他又向女主人行过礼，这才对欧也妮说：

“小姐，你总是这么美，简直想不出祝贺你的话了。”

格拉桑太太跟着拥抱了欧也妮，亲热地拉着她的手说：

“我的一点儿小礼物，让阿道夫代献吧！”

阿道夫，头发金黄的高个子青年，面带羞涩地走上前，亲了亲欧也妮的腮帮，献上了一个针线匣子。匣子的零件都是镀金的，上面还有欧也妮姓名的缩写。这种东西在大城市里并不起眼，然而在索漠就不一样了。

欧也妮从没见过这么贵重的礼物，高兴得有点儿发抖，双手握住匣子，使劲儿盯住了阿道夫。格拉桑太太一眼瞅见插在花瓶里的那束鲜花，轻蔑地笑了笑。她为儿子的礼物压倒了对手的礼物而打心眼儿里高兴。

三个克罗旭都发呆了。神甫瞟了所长一眼，不由得生了气，心说：

“这个老侄啊，傻瓜一个。连个讨人喜欢的礼物都想不出来。”

格拉桑太太俨然是个主持人，高声说：

“咱们陪葛朗台太太玩牌吧！”

“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，你们不妨就来个摸彩的玩艺儿吧！”一听，这就是葛朗台在说话。他自己是从不打牌的。

众人开始玩牌，心里却还在想刚才的事。格拉桑太太靠近欧也妮的耳朵：

“那匣子是阿道夫在巴黎亲自挑来的呢！”

特·篷风所长愤愤地想：

“鬼女人，你就灌迷魂汤吧。等你有官司落在我的手里，看会有什么好结果！”

公证人望着神甫摇摇头，那意思在说：

“让他们送吧。早晚有一天，欧也妮连同这个匣子，会一古脑儿落在我们手里。”

葛朗台在黑影里，把坐在桌子四周的人一个个打量个够，心中不免发笑：

“你们都看中了我的钱啦！为了我的女儿才到这儿来受罪。哼，作梦去吧！我要利用你们替我钓大鱼咧！”

“ 当当！当当！”门外的铁锤敲得这么响，把太太们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。

“哪个混帐东西！”葛朗台骂开了。

“哪有这样敲法的，想砸破门吗？”拿侬赶紧起身去开门，葛朗台也跟了上去。

“ 听敲门的这气派，决不是本地人。”公证人克罗旭断言

说。

他果然说对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葛朗台带着客人进了屋，是个年轻的陌生人。他对众人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，引得全屋的人都起身还礼。然后，他被让到壁炉旁边坐着烤火。

“你冷了吧？”葛朗台太太问：“你是从……”

“别问了，让他歇歇再说！”葛朗台打断太太的话，他正在开始看一封信。

“父亲，也许客人需要什么呢！”

“他自己会开口！”葛朗台的声音很严厉，他的眼睛并没有离开信。

这种霸道作风，克罗旭和格拉桑他们早就看惯了，倒使得年轻的客人觉得奇怪，连忙站起身，抱歉似地对欧也妮说：

“你是大姐吧？谢谢你，我吃过饭了，什么都不用费心。

“您是从巴黎来的？”格拉桑太太轻声问。

年轻人听了并不答话，随手拿起用金链挂在脖子下面的手眼镜，凑在眼前瞧了瞧桌上的东西，又把周围的人挨个打量了一遍。等把一切看清了，才回答说：

“是的，太太。噢，伯母，您这是在打牌呀！请啊，请啊，请玩下去吧，多有意思的玩艺儿啊……”

众人一下子都明白了。这个年轻人就是葛朗台的侄子，在巴黎的琪奥默·葛朗台的儿子查理·葛朗台。

三

出生在巴黎的查理今年二十二岁，从小娇生惯养，一副公子哥儿的神态。前些天，父亲叫他自己到伯父家里住几个月，他很兴奋，决心要到那小地方摆摆阔气，让人们看看巴黎社会的新玩艺儿，看看时髦青年的帅劲儿。

他带上了巴黎流行的最漂亮的猎装，带上了各色各样的背心：灰的、白的、黑的、闪金光的、五色条纹的、金钮扣的……还有风行的硬领和领带，又特意叫名裁缝做了两身套装。总之，凡是上流社会交往中所需要的，都带上了。他想象着伯父家那宽敞华丽的客厅，每天会有上百个客人。为了显示尊贵，他把栗色头发重新烫过，白色衬衣外带一条黑色领带，外面套一件卡腰的旅行外套。钮扣只扣一半，露出一件高领羊毛背心。一只怀表放在衣袋里，金表链系在钮扣上。灰色的裤子点缀着黑丝线绣的图案。一根金柄的手杖，配上了灰色手套，完全是为了表示派头。这身打扮，使查理俊俏的脸蛋和匀称的身材更显得潇洒脱俗了。

可一进伯父家门，他心里就凉了半截儿。这昏暗的屋里摆设是那么沉旧，不但没有上百个客人，就是眼前这几个也是土里土气、衣冠不整。他不觉皱了皱眉，掏出手绢擦了擦手。

这些举动却被克罗旭们和格拉桑们看在眼里，他们互相挤眉弄眼，摆头撇嘴。刚才查理用手眼镜瞧他们的时候，已经使大家心里很不快活了。在看不惯巴黎青年轻浮作风这点上，他们已经一致起来。只有欧也妮，早被堂兄弟的相貌和装束，还有那动人的谈吐吸引住了。凡是客人们觉得刺眼的，她都觉得

顺眼，不由得呆呆地发愣。

“太太，该替客人铺床啦！”拿侬提醒说。

葛朗台太太起身上楼去了，牌也就自然收了起来。客人们开始谈天，只有葛朗台一动不动，还在那里读信。

葛朗台太太和拿侬到三楼上，把一间卧室收拾了一下，正准备下楼，欧也妮忽然快步走了上来。她进屋看了看，觉得什么都不行。瞧着母亲和拿侬不知所措的样子，她索性边说边自己干开了：

“拿侬，去捡一些炭火，弄个脚炉来把被烘一烘。”

“拿侬，这张桌子太旧。我把这块台布铺上。记住，以后每天早上都要换的。”

“妈妈，壁炉里要好好生个火，让拿侬把木柴取来吧。轻点儿，别让父亲听见了！”

她想起来，家里有一个古漆盘子，还有一只六角水晶杯、镀金汤匙和一个刻着爱神的古瓶，就急忙找出来，擦干净，放在壁炉上。

“对了，妈妈，”她又想起一件事：“这蜡油的气味，弟弟一定受不了，去买一支白烛吧！”

不等母亲回答，她已经象小鸟一样飞走了。一会儿，她从二楼自己的卧室里拿来五法郎银币给拿侬：

“快点儿去买。”

母亲见她又取出一把糖壶来，着急地说：

“你疯了！让你父亲看见还了得吗？再说又没有糖。”

“跟白烛一样，去买呀！”

“你父亲要生气的。”

“他的侄儿到了咱家，连口粮水都喝不上，成什么话？而且他不会注意的。”

“ 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!” 母亲警告说，拿依也在犹豫。

欧也妮笑了：

“ 去吧，拿依。既然今天是我的生日 !”

拿依听见小主人说笑话还是头一回，忍不住大笑起来，连忙出门去买了。

这时候，堂屋里的人正谈得热闹。查理也和大家搭上了话。格拉桑太太缠着查理，一会儿高谈阔论，一会儿又小声嘀咕什么。她甚至毫不掩饰地告诉查理，他的伯父是个守财奴，伯母是个糊里糊涂的老太太，至于欧也妮，没受过教育，没见过世面，只知道整天坐着缝呀缝的。其实，格拉桑太太是唯恐这个漂亮小伙儿会跟那位小姐好起来，所以故意把欧也妮狠狠贬斥了一番。

坐在一旁的葛朗台好不容易才把那封长信看完了，他阴沉着脸，站起来扫视了全屋，奇怪地问：

“ 娘儿们哪里去了？ ”

正好太太和女儿下楼来了，他这才想起来，侄子要住在自己家里，随口问道：

“ 楼上都收拾好了吗？ ”

“ 收拾好了，父亲。”

“ 好吧，查理，你要是累就去睡吧。我的天，那屋子可不是给公子哥儿预备的。我们是种葡萄的穷人，没有钱哟 !” 葛朗台说得怪可怜的。

客人们都告辞走了。等屋子里只剩下四个人的时候，葛朗台铁青着脸告诉查理：

“ 你来这里的事，明天再谈吧！记住了：八点吃早饭，中午随便吃一点儿，下午五点吃晚饭，这是我们的规矩。你要玩

就自己出去走走，我很忙，没工夫陪你。”

停了停，他又说下去：

“说不定你到处会听到人家说我有钱，让他们说去。可我实在没钱。你以后就明白了，要挣一个钱多不容易呀！好吧，你去睡吧，我给你领路。”

查理从拿侬手里接过一支点着的白烛，因为放久了，白烛颜色有些发黄。再说葛朗台根本想不到家里会有这样的“奢侈品”，所以竟没有发觉。这种疏忽对于葛朗台来说真是太少有了。

查理随着伯父走上楼梯，看见墙壁已经发黄，尽是烟熏的痕迹。楼梯扶手到处可见虫咬的小洞，楼板在脚下晃悠悠地直打颤。他心想：

“父亲怎么让我到这鬼地方来呀！”

“这就是你的卧室了。”上了三楼，葛朗台打开房门，一股热气迎面扑来。他的火儿顶到了嗓子眼儿：“嗨！娘儿们为你生火了。”

这时候，拿侬提着一个脚炉走了进来。

“啊！又是一个！”葛朗台再也忍不住了，高声叫起来：“拿侬，你把我侄儿当成临产的女人了吗？快把脚炉拿下去！”

“被单还潮哇，侄少爷又那么娇嫩。”

“你！好吧，既然你要讨他的好。可是留神，别失火。”葛朗台说着，扭头就往外走，嘴里还嘟囔着什么。

查理坐在床上，看着满是蛀眼的帐子，奇怪地问拿侬：

“这就是我伯父的家吗？当过区长的？我父亲的哥哥？”

“对呀，先生。多可爱，多和气的老爷哟！你睡吧，晚安！”拿侬说完，带上门走了。

这一夜，全家人都没睡好。查理为来到这里感到后悔。欧

也妮在时刻想念着漂亮文雅的堂兄弟。她的母亲从丈夫的脸色上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，吓得睡意全无。葛朗台呢，已经被弟弟那封信搅得烦躁不安了。

四

大哥，我们分别快二十三年了。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人世。因为我的经纪人和公证人的破产，使我欠了近四百万的债，而我的资产只有一百万，无力偿还。我实在不愿意在自己破产后，听人家唾骂……

现在我只是疼爱查理。这可怜的孩子，他已经无家可归了，可还一点儿不知道呢！你是我的兄长，应当帮助我。你如今就是查理的父亲，我把他托付给你了。我打发他到你那里，让你把我的死讯婉转地告诉他，让他趁早放弃我的遗产。还要告诉他，前途并不绝望，他应该出国，到印度去。你给他一批出口货让他经营，你一定得给他，否则你将受到良心的责备。要是你不肯帮助他，我就请求上帝惩罚你的无情无认……

别了，大哥！

琪奥默 · 葛朗台

就是这封诀别信使葛朗台一夜没睡好。弟弟的死倒没给他多大震动，他只是气恼地想：

“ 亏我兄弟想得出来，把儿子送给我。我可没钱给他！”

从侄子一进门，葛朗台就看不上他那白皙的脸蛋和考究的装束，何况他现在一个钱也没有了。可这件事总得想个办法对付哇！葛朗台这样想着，迷迷糊糊地睡了一阵，天就亮了。他立刻起床下楼，拿了钥匙，照例打开食品柜分配当天的食物。

“ 昨天的面包还有剩下的吗？ ” 他问拿侬。

“连面包渣儿也没有了。”

葛朗台拿出一个糊满干面的大圆面包，刚要动手切，拿侬提醒说：

“先生，今天是五个人吃饭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可这个面包有六磅重，还能剩下的。”

他又安排了几样最便宜的菜，就关起柜子要去取水果。拿侬又拦住说：

再给我一些面粉和牛油，给孩子们做个千层饼吃吧。”

“啊？为了那个小子，你想毁掉这个家吗？”葛朗台满脸不高兴。

“不会的，这并不比为您的狗费心。噢，您只给我六块糖，我要八块呀！”

“拿侬，你今天是怎么啦？要干什么？难道你成了东家了？糖，就给六块！”

“侄少爷喝咖啡放几块？”

“两块”我可以不用糖。”

糖要不出来，拿侬又想起千层饼，就冲着窗外的花园大声喊：

“小姐，你不是说要吃千层饼吗？”

“不要了，不要了。”欧也妮回答。

“ 好吧，好吧，拿去吧！”葛朗台无可奈何地说着，打开面粉柜，舀了一点，又加了几两牛油，关上柜门，这才到水果房去。

“小姐，有千层饼吃了！”拿侬又冲着窗外大喊起来。

原来，今天早晨，欧也妮比往常起得早。她对着镜子精心梳理着长发，端详着自己，心里却怎么也放不下睡在三楼的堂兄弟。欧也妮长得并不漂亮，身体微微发胖，圆圆的脸，皮肤

有些粗糙。但是柔和的目光和纯洁的气质给她增添了光彩，使人感到她很美。然而她自己很不满意，对着镜子呆呆地想：

“我太丑了，他会看不上我的。”

这个想法一出现，她的脸红了，急忙起身下楼来到厨房，要拿侬做个千层饼给查理吃。

正在这时候，葛朗台下楼来了，欧也妮赶紧溜进了花园。现在听好心的拿侬替她跟父亲说了，她高兴地跑进厨房，搂着拿侬的脖子，轻声说：

“你真好，真有办法。”

葛朗台捧了水果来，称了称，放在桌子上。又掏出怀表，看看离早饭时间还有半个钟头，就上前拥抱了女儿，对她说：

“到我的草原上散散步吧，我要去看看工人活儿干得怎么样了。”

欧也妮戴上有粉红缎带的草帽，随着父亲出了门。走不多远，见公证人克罗旭过来了。他手里正握着一份当天的报纸，还没打开看。他们边走边谈，来到了洛阿河畔美丽的草原上。三十名工人正在平整土地，那里前些天还长着白杨树，如今已经全部砍下，卖了出去。公证人望着远处，对葛朗台说：

“你那些白杨卖了六万，够运气的了。”

“得啦，才六万。”葛朗台摇起了头：“那要花大本钱哟！今后我只留下河边一带种白杨，让它们靠公家的河水长大，那就……”

“那就花不了多大本钱喽！”公证人实在佩服葛朗台这精细的盘算。

欧也妮已独自望着河边迷人的景致出神，忽然，公证人的话飘进了她的耳朵，那口气是试探性的：

“葛朗台，你从巴黎招了女婿来了？”

“什么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宁可把女儿扔进洛阿河，也不能把她给了她堂弟……”

欧也妮一阵眼花。堂兄弟的一切对她来说是那么新鲜、可爱，可父亲为什么那么恨他呢？她不想再听下去，赌气地转过身，独自一人快步往回走。葛朗台他们跟在后面。公证人把手里的报纸打开看着，忽然叫道：

“我的天哪！你看，快看看吧！”

葛朗台接过报，见一条消息写着：

巴黎商界巨子葛朗台氏，昨天用手枪击中头部，自杀殒命……

“我早就知道了。”葛朗台毫无表情地说。

“他的儿子呢？昨天晚上还那么高兴！”

“他么，他还不知道。”葛朗台哼了一声。

“那……再见吧。”公证人心里亮堂了，他要赶快把这消息告诉自己的侄子，让他放心。

葛朗台回到家里，那母女俩正等着他吃早饭。拿侬从楼上下来，告诉他们：

“侄少爷还睡着呢，你们先吃吧！”

“让他睡，让他睡去。不过，他起得再晚也得听听坏消息哟！”葛朗台嘲讽地说。

“什么坏消息？”欧也妮急着问。

“他父亲死了，一枪把自己打死了。”

“啊？是叔叔？真的？”

“可怜的孩子！”葛朗台太太惊叫起来。

“可怜，可怜，他一个钱也没了！”

欧也妮再也吃不下东西，心都揪紧了。终于，她低低地哭出声来。葛朗台狠狠地瞪着她：

“哭，哭什么！你又不认识你叔叔。”

“可怜的小伙子，谁不替他难受哇！”拿侬的语调也充满了悲伤。

“拿侬，你别多嘴！”葛朗台狼吞虎咽地把早点吃完，站起身。”我去办事。你们谁也不准跟他提这件事。等我中午回来再说。至于你，欧也妮，要是想为那花花公子哭，刚才也就够了。他马上要到印度去，你别想再见到他。”

说完，他拿起手套，交叉着手指戴紧，出门去了。

“妈妈！”欧也妮扑向母亲。

“可怜的孩子！”葛朗台太太把女儿的头紧紧搂在怀里。半晌，欧也妮抬起头，两眼挂满泪花，伤心地说：

“干么让他到印度去？他遭了难，不正该留在这儿吗？我们不是他的亲人吗？”

“是啊，孩子，应该这样……可还得听你父亲的呀！”

母女俩重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拿起了针线活。葛朗台太太低声对女儿说：

“你好象爱上他了。这可不好。”

“为什么不好？”欧也妮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思：“您不是也喜欢他吗，还有拿侬。”

这么说着，她心里好象燃起一团火，再也坐不住了。

“妈妈，咱们给他准备饭吧！拿侬，乳酪到中午能做好吗？行？太好了。还有，他的咖啡要特别浓。我听格拉桑太太说，巴黎人都喜欢喝浓咖啡。”

欧也妮跑上三楼听了听查理的动静，又到自己屋里拿了几串干葡萄，再取过父亲称好的梨。刚坐下，她又站起来，把桌

子摆好，铺上台布，来回比划着。

“ 你真要疯了 !” 葛朗台太太皱起眉头。可跟着，她也站起来帮女儿干开了。

拿侬花了两个多小时，做好了饭。按平日的规矩，午饭是站着吃的，每人几片面包加水果或者牛油，一杯白酒。今天可好，桌子摆在了壁炉旁边，又添了一把靠椅。桌上有两盘水果，一瓶白酒，糖碟里堆满了糖，还有乳酪、咖啡、鸡蛋和面包。

欧也妮摆着食物，不时地望望钟，计算着能不能让查理在父亲回来以前吃完这顿饭。葛朗台太太看出女儿的心思，说：

“ 放心吧，欧也妮，要是你爸爸这时候回来，一切由我担当。”

“ 你真是好妈妈 !” 欧也妮禁不住掉了泪。

楼上终于传来了查理的声音。他哼哼唧唧地唱着，懒洋洋地走下楼来。

“ 伯母，大姐，你们昨夜睡得好吗？ ”

“ 很好，你呢？ ”

“ 我么，睡得好极了 !” 他掏出怀表看了看 :“ 咦？才十一点，我起早了。”

“ 早了？你饿了吗？快来吃点儿东西。”

“ 在家里，我中午以前从不吃东西，因为那时候才起床。不过，有东西吃也不错。” 查理说着，靠在椅子上。” 随便吃点好了。家禽啦，鹧鸪啦 !”

拿侬大吃一惊：

“ 圣母玛丽亚！他要吃鹧鸪？那是平日能吃着的吗？ ”

“ 鹧鸪？ ” 欧也妮恨不得马上去买一只鹧鸪给堂兄弟吃。

查理开始吃鸡蛋，味道很好，使他很快忘记了鹧鸪。他一边吃着，一边和母女俩说着，笑着。正在这时候，门外的铁锤

敲响了。

“哎呀！爸爸回来了！”欧也妮不觉惊叫起来。

五

葛朗台进来的时候，欧也妮已经把糖碟子收起来，只留下了几块糖。拿侬也把盛鸡蛋的盘子拿走了。可是，他还是紧盯着桌面，看看查理，又看看笔直站着的太太——象一头受了惊的小鹿。等把什么都弄明白了，他干笑几声说：

“你们为他摆宴席啦！好啊，好极了！猫上了房，地板上的耗子就跳舞了！”

“摆宴席？什么宴席……”查理看着这一家人的举动，莫名其妙。

葛朗台从欧也妮手里接过一杯酒，又切了一块面包，涂上牛油，就站着吃了起来。他一眼瞥见查理把糖放进咖啡，放了那么多，连忙小声问太太：

“哪儿来的这么些糖？”

“家里没了，拿侬去买的。”太太的脸都吓白了。

全家人都默默无声，三个女人心里是怎样的紧张，可想而知。只有查理在津津有味地尝着咖啡。他觉得还苦，正要再加些糖，葛朗台抢先一步，抓起糖收了起来，说：

“冲些牛奶，咖啡就不苦了。”

这时候，欧也妮却把糖碟子重新拿出来放在桌子上，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大勇气。她已经感觉到父亲在用多么凶的目光瞪着自己，就想缓和一下这紧张的气氛。

“爸爸，尝尝我的干葡萄吧！弟弟，你也吃点儿。”

“啊，如果我不阻止，你们为了他会把索漠城抢光的！”葛朗台忍不住叫起来：“侄儿，你吃完了吧？走，快走，到花

园去，我有事跟你说，那可不象糖似的甜喽！"

他一口喝干了白酒，几步走出门去。查理疑惑地站起身跟了上去。

"弟弟，拿出勇气来！"欧也妮大声说。

到了花园，葛朗台头也不回，对跟在后面的查理说：

"是这样，孩子。我有个坏消息告诉你。你父亲他不好了……"

"他出事了？那我立刻回巴黎！"

"晚了，他已经死了。而且严重啊，他是自杀的，用手枪自杀的……"

"我的爸爸？自杀？"

"你看，今天的报纸。"

查理接过报纸一看，眼泪立刻涌了出来：

"爸爸，爸爸呀！"

"这还不算回事。他把你的家败光了，破产了。你现在一个钱也没有了……"

忽然从堂屋里传出三个女人的哭声。原来她们一直在后面跟着听他俩的谈话。查理受不了这种刺激，再也不想听伯父说什么了。他猛地冲进屋去，跑到楼上，推开房门，一头倒在床上，大哭起来。

"这孩子没出息，把死人看得比钱还重要。"葛朗台走进堂屋说。

欧也妮不禁打了个冷战。她没想到父亲会说出这样无情的话。楼上传来查理的嚎啕声，葛朗台听得心烦，一转脸，瞧见了桌子上的糖碟子，怒火立刻又升了上来：

"太太，你以后不要再乱花钱，我的钱不是给你买糖喂那个小混蛋的！"

“ 不关母亲的事，是我让买的。” 欧也妮抬起头说。

“ 欧也妮，你大了，就敢跟我作对了 !”

“ 爸爸，您弟弟的儿子到咱们家里作客，总不能连…… ”

“ 咄咄咄咄 !” 葛朗台连珠炮似的叫起来。” 什么我弟弟的儿子呀，侄子呀，他跟咱家没关系。他连一个子儿也没有，半个也没有。他父亲破产了！破产了，你懂不懂？ ”

“ 破产？…… ”

“ 对，破产。这是最丢人的事。破产就是盗窃，就是贼！“ 葛朗台故意把破产说得十分可恶，而不告诉女儿，有计划的破产和迫不得已的破产并不一样。

“ 那堂兄弟该怎么办呢？ ” 欧也妮真给父亲的话吓住了。

“　到印度去， 照他父亲的意思。他应该到那里找机会发财。”

“ 他有钱上那儿去吗？ ”

“ 我给他路费。”

“　啊，太好了 !” 欧也妮想不到父亲还会帮助查理，一时高兴得上前搂住了他的脖子。

葛朗台又出门去了。拿侬下楼来说：

“ 侄少爷趴在床上，哭得真伤心，连看也不看我呀 !”

欧也妮听了，焦急地央求母亲说：

“ 我们上去安慰安慰他吧。听见外边敲门，马上就下来。”

母女俩忐忑不安地走上三楼，见查理的房门打开着，他还在不住地抽泣。欧也妮被深深感动了：堂兄弟对自己的父亲感情这么深，他一定是很看重情谊的。她心头一热，上前一步轻声说：

“ 弟弟，别再哭了，看伤了身体。”

查理听到声音，抬起头，哽咽着：

“噢，我可怜的爸爸，要是他跟我说实话，还能一起想想办法，可他……再也见不到了！”

“弟弟，勇敢些。父亲是救不活的了。现在应该挽救你自己的名誉。”

“我的名誉？不错，伯父说我父亲破产了，什么也没有了！”查理又惨叫一声，用手蒙住脸。”你们快走吧，走吧，噢，我的上帝呀！”

母女俩理解查理此刻的心情，默默地下楼去了。

下午四点钟左右，葛朗台从外面回来。这一次，他是兴冲冲走进门的，脱下手套，两手使劲儿地搓着，双脚不停地走来走去，眼睛放出光彩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到底憋不住，说话了：

“告诉你，太太，我又赚大钱啦！咱们的酒卖出去了！现在全城的人都把好酒压着不卖，可把一个比利时人急坏了。我就和他搭上话，结果是一桶酒两百法郎，签了合同。有一半付现款，都是金子。噢，这六个路易是人家给你的。哈哈，索漠全城的人都中了我的计啦！”

“您今年有一千桶酒，可以卖二十万法郎了？”欧也妮对这些事也有了些兴趣。

“是啊，小姐，我的小乖乖。”

“那您就更能帮助查理了。”

“什么，你在说什么？”葛朗台马上变了脸。”原来你是惦着他。那个油头粉面的一进门，你的胆子就大了，买这买那，摆宴请客，哼，我不答应！要怎么对付他，我就怎么对付，轮不到你来教训我！你，再不许提他，不然，我就把你送到修道院里去，还有拿侬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你敢再哼一声，明天就打发你走！”

葛朗台一口气说了这么多，怒气冲冲地上了楼，躲进了自

己的密室，不再理会早已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欧也妮。

那间密室的门早给堵死了。现在只能经过葛朗台的卧室才进得去，当然也只他一个人才能进去。密室里藏着他的心肝宝贝——金子和地契、房契，还有他亲手画的田产图样，上面连每棵树的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。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葛朗台就到这里为下一步的买卖作周密计算，或是把金子拿出来，抚摩着，玩着，等心满意足了，再小心收藏起来。今天，他到密室去要干什么？是把刚赚到的钱再细算一遍，还是想想怎样应付弟弟自杀破产的事？这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查理还没有下楼来。欧也妮在生父亲的气，一声不吭。全家人默默地吃完饭，葛朗台太太才对丈夫说：

给兄弟戴个孝吧。教堂也这样吩咐……”

“那就从你的六个路易里支出，我戴一块黑纱就行了。”

欧也妮吃过饭就头也不抬地做活。葛朗台太太编织套袖，拿侬照例纺麻。葛朗台坐在一边，两手拇指不停地绕着，在想心事，想他的钱。

象葛朗台这样的守财奴，只知道眼前，而从不相信未来。不管什么道义不道义，只要能得到金钱，只要自己能进入人间天堂，哪怕是把心肝化成铁石，他也心甘情愿。何止葛朗台一个呢，现在金钱不是控制着法律，控制着政治，控制着风俗吗？真想象不出来，如今这种主义有一天从贵族传染给了平民百姓，我们的国家要变成什么样。

整整四个钟头过去了。葛朗台就那么坐着，想着，算计着，出了神了。三个女人也一言不发。屋子里除了拿侬的纺车声，别的什么动静也没有。

六

第二天一早，葛朗台就出了门。大概已经算计周密了吧，他现在忙着要去实行了。

欧也妮趁这工夫忙碌起来。她也有了打算，为了查理，不再怕父亲了。她照昨天的样子，把咖啡、鸡蛋、水果……一齐准备好，然后跑上了三楼，来到查理卧室门前。

“喂，弟弟，弟弟。”

“哎，大姐。”

“你好些了吗？”

“真不好意思，我有些饿了。”查理的语调平稳多了。

“那我们就把早饭送到你屋里，免得父亲回来又……”欧也妮说着，又急步下了楼。

查理吃早饭的时候，母女俩都上楼来陪着他。如今他不再是有钱的公子哥儿，而是遭难的穷亲戚了。欧也妮丝毫不介意这些，一边看着他吃，一边细声慢气儿地劝他，安慰他。查理受到这亲热而温柔的待遇，心中大为感动。他不时抬头注视着欧也妮，发觉堂姐是那样纯真、诚恳。趁欧也妮端过来一碗咖啡的时候，他流着泪拉住她的手吻了一下。

“你又难过了？”

“我是感动得流泪的。你……真好。”

欧也妮红了脸，急忙转过身。门外的铁锤又响了，母女俩马上快步下楼。当葛朗台进来的时候，她们手上已经拿上了活计。

“我要请客啦！请克罗旭他们吃饭。”葛朗台把一只野兔、

几只鹧鸪，还有几条鱼交给拿侬。野兔和鹧鸪是在花园里打到的，鱼是从佃户们那儿要来的。

“从我结婚到现在，二十多年了，这是你爸爸第三次请客。“葛朗台太太小声对女儿说。

下午五点，公证人克罗旭和特·篷风所长进了门，查理也下楼来了。吃完饭，查理起身对伯父伯母说：

“对不起，我先上去了，要写几封信。”

“去吧，去吧。”葛朗台巴不得他走，又对太太和女儿说：“我们要谈的，你们也听不懂，不用做法了，去睡吧！”

等母女俩一走，葛朗台忽然结巴起来：

“特·篷……篷……篷风先……先生。”

假装口吃，是葛朗台的拿手好戏。多少年了，一遇到难办的事，他就用这个办法。久而久之，朋友们都信以为真。和口气的人说话，会把听的人急死。于是，他们就干脆替他把话说出来，免得听着难受。这一来，正中了老头儿的诡计。葛朗台正是要让别人把自己的想法道出，这样一旦出了毛病，他可以不负责任。他会说：那不是从我嘴里说的呀！

果然，当他说：

“所……所长，你说……说过，破……破产了，可……可以由……”

特·篷风所长已经听得难受了，急忙打断他的话，接下去说：

“好，你听我说，可以由商事法院出面阻止。法院委托一些人对他的财产进行清理。清理，你懂吗？不等于破产。如果被宣告清理，那这个人就是清白的，不会象破产那样名声扫地。噢，你是想让你弟弟的债务宣告清理吧？我告诉你，死者亲属或者朋友，有权这么办。”

“ 那当……当然了 。我弟弟姓葛……葛朗台，我也姓葛朗……朗台。我没说不……办。可……可是，我不……不认识那……些巴……巴黎人，在索漠又有好……好多……多的事。我老了，对这……这些事弄……弄不清。”

“那你可以请个朋友代你去办嘛！”公证人大声说。

“你们自己提出来呀！”葛朗台心里想。

特·篷风所长接着说：

“假如请一个人去巴黎，找到令弟的债主，对他们说……”

“说……说什么？是不是这……这样：你们委……委托几个清……清理人，到那……那时候，索漠的葛……葛朗台照办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慢！做……做不到的事，我不……不能够做。花……花钱的事，要先弄……清，再……再说。”

“是应该先弄清。可以把债券(欠债的凭证)赎回。再和他们好好商量，打打折扣，少花些钱。债券一到手，你就好办了。

“主意不……不错 ，可很……很难。我……没没空，也没……”

“我可以代你去，你只花路费好了。”所长自告奋勇。

“也没……没钱。”

“我可以跟他们说，把付款的期限推迟。

“慢慢瞧……瞧吧。我做……做不到的，总是做……做不到，你……你明白？噢，我的头发……发胀了！”

在一旁听着的公证人这时忍不住拉了侄子一把，不让他再接话。他觉得侄子作为法官去干这种事，有点冒险。再说，看样子葛朗台根本不想花什么钱 。 他担心侄子因为太热心而吃

亏。

正在这时候，门锤响了。来的自然又是格拉桑一家。公证人连忙起身，对走进来的格拉桑先生说：

“葛朗台想为他弟弟清理债务呢！我的侄子打算替他去巴黎和债主们商谈。”

“噢？葛朗台，你真太伟大了！”银行家上前握住葛朗台的手。

“伟……伟大，要花大……大钱啊！”

格拉桑给太太递了个眼色，说：

“这件事纯粹是生意上的事，非得一个老手去办不可。所长先生，你别见怪。我正有些事，想去巴黎，可以顺便……”

“所长要我担负路费呢！”葛朗台说这句话时一点不结巴。

“我们可不要。能到巴黎去一趟，是快活的事，我们自己花路费。”格拉桑太太抢着说，也给丈夫递一个眼色，叫他一定要把这件美差弄到手。

葛朗台马上把格拉桑拉到一边，低声说：

“比起所长，我当然更信任你。既然你到巴黎去，就拜托你顺手替我办这件事。”

大家重新坐在一起的时候，众人都夸奖葛朗台仗义。葛朗台又口吃起来：

“是……是啊！我是最看重骨……骨肉情的。我对兄弟很……很好，我也喜……喜欢我的侄……侄儿，要是花……花钱不多的话。”

“再见啦！”客人们一听这话，连忙识趣地起身告辞。

葛朗台关上大门，立刻把拿侬找来，低声吩咐说：

“等会儿她们都睡熟了，咱们干一件事。十一点钟，高诺阿莱赶着一辆车到这儿来。你留心听着，别让他敲门，放他轻轻进来，免得惊动警察局和邻居。”

说完，他走进了密室。拿侬在外面听他在倒腾什么，声音很小。半夜里，高诺阿莱赶着车来了。葛朗台叫来拿侬，把粗绳子拴在一只木桶上，另一头吊在一根又短又粗的木棍上，两个人抬着走下楼梯。

“好沉啊！”拿侬轻声说。

“可惜都是些大铜钱。哎呀，当心！”

拿侬暗自发笑，连她也明白，老头儿是在撒谎。到了大门口，葛朗台看见了高诺阿莱，忙问：

“你带手枪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怕什么，您那儿不就是些铜钱吗？”

“ 噢，对，是铜钱。不怕，不怕。”葛朗台也装作满不在乎：“你没告诉别人我去哪儿吧？”

“连我也压根儿不知道呢！”

“那好，那好。拿侬，天亮了，就跟太太说我到乡下去了，晚饭前回来。高诺阿莱，快走吧！”

车子走了，拿侬轻轻地把门关上。她和葛朗台都以为这件事没人知道，可哪里想得到，有一个人一直注意着他们呢！

七

半夜里，欧也妮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耳边仿佛总响着查理的呻吟声。她索性坐起来，披上一件大氅，想到屋外去听听。门刚打开一条缝，一道火光透了进来，她吓了一跳，小心地顺着门缝往外瞧，正好看见父亲和拿侬在抬那只木桶。她赶紧关上门，靠在窗户上，紧张地听着楼下的动静，直到听清了父亲要到乡下去的话，才放下心。拿侬去睡了，周围又是一片寂静。

“爸爸到乡下干什么去呀？不过，他总算走了。”欧也妮感到一阵轻松。

这时候，她真的听到查理的一声呻吟，就轻手轻脚地走上三楼，把那扇虚掩着的门推开。蜡烛还点着，而查理已经倚在靠椅上睡着了。头歪在一边，笔也掉在地上。

“他写信写累了。”

欧也妮想着，轻轻走到查理身边，见桌上有十几封已经封好的信，还有两封打开的。她随便瞟了一眼，那上面的字忽地跳进眼帘，使她的心怦怦直跳。信的开头写着：

亲爱的阿纳德：

“噢，他已经有女友了……我不能看，赶快走吧！”

欧也妮转身要离去，可是当她看到查理熟睡的面庞时，好奇心又战胜了不安。她拿起那封信，飞快地看起来：

亲爱的阿纳德：……我父亲自杀了，我的财产全完了……我要到印度去找发财的机会，这在巴黎是绝对办不到的……只

是我现在连一百法郎也没有……

“可怜的查理，我有钱，我可以给你。”欧也妮心想。

我将要学那些苦干的人，身无分文到印度，变成富翁再回来……我一向只看见人生的鲜花，而这是不会长久的……我把自己的处境想过了，也把你的处境想过了。我不能让你跟着我作出牺牲，只好和你诀别了……

“啊，他离开她了！”欧也妮兴奋起来。

我现在必须能适应我的新处境，打最实际的算盘……我可以告诉你，在伯父家里，我遇到了我的堂姐，她的相貌、举止、头脑、心地都讨人喜欢……

欧也妮欢喜得心都要跳出来了，一股幸福的热流顿时传遍了全身。她把这封没写完的信放下，呆呆地望着查理，暗暗发誓，要忠实于他，永远爱他。一转脸，她又拿起了另一封打开的信。

亲爱的阿风斯：……我的情况，想你已经知道。我已经写好了给所有我欠帐的人的信。请你把我的书籍、家具、车辆……都卖掉，替我还了私债。剩下的没什么价值的玩艺儿，你都留下。那匹马，也送给你。还有，我欠那个岛国人的六路易赌债，也不要忘记还给他……

欧也妮又一次受了感动。她觉得查理的这个举动表现了磊落的心胸和不连累别人的气派，不禁从心底里叫好：

“真是个有志气的好弟弟！”

此刻，只有一个想法支配着欧也妮。她急忙回到自己的卧室，忙着打开那个橡木柜的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个红丝绒钱袋。那里装着她的全部积蓄——父亲每年给她的金币。她把它们全倒出来，一枚枚地看着，理着：葡萄牙金币铸造精致，放着黄光；热那亚金币、西班牙金币，都是稀有的古钱。父亲最看重的荷兰金币，差不多是十足的纯金。还有一批珍贵的古物：金徽章、印度卢比、蒙古大帝的金币，再就是法国的拿破仑币。

欧也妮大约计算了一下，这些金子照一般市价可值六千法郎。她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拍起手来，什么也没再细想，就把金币装进袋里，拿着上了楼。

当她再次迈进三楼卧室的时候，查理醒了。看见堂姐站在面前，他有些发愣。欧也妮的声音也有些发抖：

“弟弟，我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。我……看了你的两封信。”

查理的脸立刻变得通红，低下了头。

“可是，我不后悔。我从信上看到了你的心，看到了你的灵魂，还有……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查理急切地问。

“还有你的计划。你现在需要钱。”

“大姐！”

“嘘——小点声。”欧也妮打开钱袋：“我跟你说，这是一个姑娘的私人积蓄，她根本用不着。你收下吧！钱不过是一种工具，不要太看重了。你就跟我的亲兄弟一样，拿去吧！”

查理呆住了，半晌，他不吭一声。欧也妮慌了，急切中，她双腿跪下：

“你不肯收？你不收，我就不起来。难道你不肯赏脸吗？啊？”

这纯真的又使人心醉的话，使查理的眼睛模糊了。他连忙握住欧也妮的手，扶她起来。同时，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，掉在欧也妮的手上。欧也妮也哭了，却是快活的哭。

“那么，你收下了？”她抓起钱袋：“哗啦”一下把金币全倒在桌上。”你全拿去吧，不用怕。这些金子对你有用。将来呢，你有了钱还我也行，咱们合伙也行……”

查理的表情十分庄重：

“大姐，我如果再不接受，就太伤你的心了。可是我不能白白拿走。你相信我，我也相信你。我这里有一件东西……”

他从柜子上取下一个皮套子，又走到她面前，停了一下，分明地叫道：

“亲爱的欧也妮！”

欧也妮听他这样称呼自己，心中万分喜悦，目不转睛地望着那皮套子。

“这里面的梳妆匣是母亲给我的。我不愿意把它毁掉，又不能带着它走那冒险的路。亲爱的欧也妮，我把它托付给你。对我来说，没有比这更神圣的东西了。”

他卸下皮套，拿出镶满黄金的匣子。欧也妮看得出了神。

“这还不算稀罕。”查理按了一下暗钮，打开匣子里的一个底层。”瞧，这是我的无价之宝！”

那里面有两张肖像，是著名的小型肖像画家弥尔贝夫人的杰作。

“这是母亲，这是父亲。我求你替我保存这件宝物。如果我和你的金币一起断送了，这些金子可以补偿你的损失。那两张肖像，也只有你有资格保存。万一……你宁可把它毁掉，也决不能让它落到第二个人手里。”

欧也妮听着这些充满信任的话，不觉把肖像紧紧贴在胸口上。

“你答应啦？”查理拉住她的手：“欧也妮，我和你之间，钱永远是无所谓的，只有感情才有价值，对吗？”

欧也妮深情地望着查理，点点头，又感到有些难为情，就急忙站起来说：

“你太累了，该睡觉了，我也去睡了。”

查理拿起蜡烛送她下楼，边走边叹着气：

“唉，为什么我们家这么不幸啊！”

“你别着急，我父亲有钱呢！”

“他 ？”查理耸了耸肩：“他要是有钱，也不会让我父亲这么死了，也不会让你过这么苦的日子了。”

“他真的有钱，有田产，有草原……”欧也妮说着，来到了自己卧室的门口。

“那你怎么会住这样又冷又破的房子，还有你们的堂屋。“查理跟着她迈进屋去。

“去睡吧 ！”欧也妮也真不愿意让他看见自己卧室的寒酸和杂乱，连忙催他快走。查理只好退了出去。

“早晨见！”

“早晨见！”

八

这以后的几天，葛朗台家第一次出现了和睦融洽的气氛。真是难得啊！

这首先是因为葛朗台的心境特别好。他那天半夜出门去，到附近的南德城把金子换成了一万四千法郎，准备去买公债。在买公债之前还可以拿到不少利息。再有，格拉桑先生已经自费去了巴黎，替他办理兄弟的事。过几天，查理就要动身去印度，他只需掏一笔路费就行了。这一切都使葛朗台吝啬的心得到了极大安慰。他甚至高兴地在堂屋里一边跳一边唱：

法兰西的御林军中哟，
我有过一个好爸爸……$

心情一好，对欧也妮和查理也就放松了些，何况他在外边还有那么多事呢！

欧也妮自从那天把金币送给了查理，心也随着去了。查理也已经习惯了这里单调然而宁静的生活，不再觉得可笑。只要葛朗台不在家，他俩就待在一起：站在井旁交谈，坐在花园的长凳上嬉笑，靠在围墙下一起呆呆地想。

行期一天天近了。葛朗台忙着带上查理到法院签了抛弃遗产声明书，办了出国护照。凡是不用花钱的事，他都热心地去办。这么大年纪了，却一定要用旧木板给查理做几个箱子，因为他问过，找人定做价钱太贵。所以这几天，他起得更早了，锯呀，刨呀，钉呀。几个箱子做成了，他又负责装上船，保了

险。这一天，他看见查理穿上刚做好的黑色孝服，并且听查理说已经把那些讲究的衣服卖了，不禁大为高兴，第一次当着那母女俩的面夸奖侄子：

“好哇！这才象一个想出门发财的人呢！”

见查理手中捧着一把闪亮的东西，葛朗台的眼睛也亮了。

“这做什么？”

“伯父，这些金钮扣、金戒指和金链，我想请您帮着卖掉。我在这里不认识人。”

“给我吧，我替你估个价。”葛朗台欢天喜地捧着金子到密室里去了。

查理转身对欧也妮说：

“大姐，这两颗金钮扣送给你。系上一根丝带套在手腕上，这在巴黎正时髦呢！”

“我不客气，就收下了。”欧也妮会心地望着他。

“伯母，这是我母亲用过的金顶针。我一向把它当成宝贝，现在送给您吧！”

葛朗台太太接过金顶针，惊喜地看了又看。这是她盼了十年的东西，丈夫一直没给她买。

“真不知该怎么谢你呀！”她流着泪说。

葛朗台快步下楼来了。

“侄儿，那堆金子一共值九百八十九法郎零七十五生丁。不去麻烦别人了，我就收下吧。噢，我给你现钱！”

“那太不好意思了，在您这里卖东西。”查理说着，拿出一副袖扣：“伯父，刚才伯母和大姐都赏脸收下了我的一点小小礼物。您能不能也收下这个，好想到外边还有个可怜的孩子……”

“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”葛朗台似乎也受了感动：“你怎

么把东西都送了人呢？噢，太太，你拿的什么？啊，金顶针。你呢，欧也妮，嚯，钻石钮扣！”他看到这些，目光又变得贪婪了。“好吧，我收下这副袖扣。不过，你到印度的路费是要我出的。这样，我给你一千五百法郎，是从克罗旭那里借来的。家里面是一个铜子儿也没了。好，你们说话吧，我要办事去了。”

吃过午饭，两个情人又来到花园。查理挽着欧也妮坐在树下的长凳上。

“巴黎的朋友来信了。他已经把我在巴黎的私债还清。五天之内，我们就要分别了……这很可能是永别呀！欧也妮，我亲爱的，不要把你的一生和我连在一起了，我……我说不定会死在那里。再说，伯父也会给你找个有钱的人家……”

“你爱我吗？”欧也妮打断他的话，直率地问道。

“我？我多爱你呀！”

“那我等你。查理，我等你！”

查理听了，就要上前拥抱她。

“哟，父亲来了！”

欧也妮用这话吓住了查理，趁他松手的时候，跑进房子里，躲到楼梯旁边一处最黑的地方。查理也跟着来了，他抓住她的手放在心口上，把她搂在怀里。

“亲爱的欧也妮，我要娶你做妻子！”

“好，一言为定！”拿侬粗壮的嗓音突然响起来。原来，他俩正好是站在拿侬的小黑屋门口，把正在里面休息的女佣人惊动了。

终于到了动身的前一天。两个人把那口金匣子拿下来，郑重地放进了欧也妮放着空钱袋的抽屉里，锁好。随后，他们哭在一起。欧也妮把钥匙藏在胸口的衣襟里，对查理说：

“它永远在这里。”

“我的心也永远在这里！”

“别这么说，查理。”

“你已经答应了，我们就等于成亲了。我要对你许愿。”

于是，他们都庄严地说：

“永远是你的。”

“永远是你的。”

第二天上午十点半，全家人送查理到了驿站。葛朗台吻过查理的双颊，满脸笑容地说：

“侄儿，祝你发了财回来。我担保你父亲的名誉不会受损害。那时候，都靠你……”

除了公证人，在场的其他人都没有听懂葛朗台的意思。查理还以为伯父要为他父亲偿还债务呢，连忙抢着说：

“这是您给我最好的礼物！”

欧也妮紧紧握着查理的手，久久不肯放开，直到他走上车去。然后，她和母亲都扬起手绢，随着已经走动的马车向前移步，直到车子走远了，再也望不见了。

九

葛朗台被查理打断的那句话本来是：

“那时候，都靠你回来偿还你父亲的债。”

为了这件事，银行家格拉桑先生正在巴黎按葛朗台的主意活动着。

格拉桑首先对查理父亲的那些债主们说，由索漠的葛朗台清算债务。债主们立刻同意了。因为他们都相信索漠的葛朗台有能力偿还，于是都痛痛快快地表示不再签署“拒绝证书”。这种证书是债主们证明欠债人到期不还债的文件，如果真的签了，那死了的查理父亲马上会名誉扫地。他们没签，葛朗台就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。

然后，债主们一致推举格拉桑和一个主要的债主为“清算人”，把查理父亲的债券都交给了他们。

九个月以后，两个清算人替已经死了的人还了百分之四十七的债。这些钱是把死者的证券和动产不动产以及零星杂物卖了得来的。

那么，剩下的百分之五十三呢？债主们满以为要由索漠的葛朗台偿还了。他们就联名写了一封信给葛朗台，提出这件事。

葛朗台看到这封信，狡猾地一笑，把它扔进火炉里：

“对不起，耐着性子等着吧！”

他决定采取拖延的办法，写信给债主们，答复说，请他们把所有的有关这件事的文件集中起来，以便自己核对账目，把数字弄清。

债主们有的同意，有的反对，自己先争吵起来——这正是

葛朗台所希望的。结果，经过反反复复地通信，商谈，讨价还价，才取得一致，而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。

葛朗台一向相信时间的力量。时间一长，许多事就要被忘掉。债主们也是这样。他们被这件事拖得精疲力尽，有的连应得到的钱数都记不清了。葛朗台也做了些让步，答应对方提出的条件：债主们仍然保留宣布查理父亲破产的权力。

三年过去了，债主们又来逼债。葛朗台也有新办法。他回信说，使他兄弟被迫自杀的经纪人和公证人，现在反倒自由自在地活着。他要到法庭告他们，让他们也担负一部分债务。这样，巴黎的人又得为这件事奔走，找经纪人和公证人算账，争吵，恐吓，逼债……，到了第四年年终，才算有了结果。

最后，当葛朗台被逼得没别的办法的时候，拿出了最后一招。他告诉债主们，说侄子查理在印度发了财，已经表示要由自己来还清亡父的债务。而他，葛朗台，无权擅自了结这笔账，一切要等侄子回来再说。

债主们就这样被葛朗台拖着，却一直没得到他的一个子儿。尽管“全部还清”这句话，从葛朗台嘴里说了好几次，可同时，他又带着嘲笑的口吻加上一句“这些巴黎人”！巴黎的债主们被索漠城的箍桶匠耍弄着，而这几年中，葛朗台精心做着公债的买卖，已经赚到了价值二、三百万法郎的黄金，装进了他的密室。

格拉桑呢，他替葛朗台办这件事，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却一点好处也没从葛朗台那里得到。这先要怪他自己。他在巴黎的几年中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女演员，气得格拉桑太太跟他分了家。他们的儿子阿道夫在巴黎混得不象样子，几位克罗旭趁机推波助澜，使得格拉桑太太只好放弃了想让儿子娶欧也妮的念头。她遇见葛朗台的时候，总是抱怨说：

“先生，我丈夫当初还是为了你的事才去的巴黎，没想到从此变坏了。”

“我的上帝，我发誓，我直到最后还拦着他，不让他去呢！”葛朗台说着这些话，自己觉得再也不欠格拉桑的人情了。

也就在这几年中，他的家里大变了样。

十

查理离开索漠以后，欧也妮天天都要去教堂望弥撒，为他祝福。她从书店里买来一幅地图，挂在镜子旁边。看着地图，好象自己也在船上，跟着他一起到了印度。她还背着父亲把查理住过的屋子收拾成他离开时的样子。

“说不定他能早点回来呢！”她总这样想。

一个星期日的早晨，欧也妮象每天那样把金匣子拿出来打开，对着叔母的肖像揣摸查理的相貌，不想母亲推门进来看见了。追问之下，欧也妮只得把那天的事说了出来。葛朗台太太吓得瞪大了眼睛：

“怎么，你把金币都给了他？到元旦那天，你父亲要看你的金币，你说什么呀！”

欧也妮听了这话，两眼也发直了。她还是刚刚意识到这件事的可怕。再过三天，一八一九年就要告终了。

“ 怎么办，怎么办呢！”葛朗台太太急得直打转。前些日子，她为查理的事心中难过，没有织好过冬的毛线套袖。这件小事竟引得葛朗台大发脾气，吓得她得了一场大病。现在她再也经不起什么可怕的事了。

欧也妮倒很快镇静下来，对母亲说：

“我没做错事，我不后悔。父亲会怎样，听天由命吧！”

元旦那天，葛朗台太太没有象往年那样到丈夫卧室里给他拜年，而是央求他说：

“今年天气冷得厉害，我冻得受不了。你叫拿侬在我屋里生个火吧。让欧也妮也到这儿来暖和暖和。等一会儿再一块到

堂屋拜年吧！”

“好吧。”老头儿心软了。他吻了吻太太的前额，吩咐过拿侬，又说要到驿站取点货，就出门去了。

葛朗台太太把欧也妮叫到跟前说：

“今天你父亲的脾气很好，看来能躲过去。一会儿你就装冷，等过了今天，咱们再想办法。”

葛朗台确实很高兴，因为他最近又投机成功，得到一笔利息。这不，他背着几袋银子回来了，瞒着母女俩，躲进密室清点起来。算计完了，他欢喜得要发狂了，立刻打定主意要把所有的金子投出去买公债，等赚了大钱再把金子捞回来。这样想着，他急忙下了楼，而欧也妮就再也躲不过去了。

葛朗台来到堂屋，母女俩起身向他拜年。他吻过女儿的前额，兴奋地拿出一块金币。

“我的孩子，你瞧，这是一个新的拿破仑币，是给你的。来，快把你的金子都拿出来让我看看。”

“噢，好冷啊，快点吃饭吧！”欧也妮抱住双肩说。

“行。吃过饭再瞧，还能帮助消化呢。”

早饭吃完了，葛朗台又大声吩咐：

“欧也妮，现在去拿你的宝贝吧。我知道你已经有五千九百五十九法郎，加上刚才这四十法郎，一共是六千法郎还差一个。好，我给你补上这一个。小乖乖，去拿呀！”

母女俩紧搂着，一动不动。

“啊，我告诉你。我今天要把你的金子换过来，给你六千法郎现钱。然后我要把金子放出去，可以得一大笔利息。噢，你不要舍不得。钱和人一样，是活的，会生产，会越变越多。今后我还会再给你金币，葡萄牙的、蒙古的、热那亚的……去拿呀，快去吧！”

欧也妮向外走了几步，突然转过身，平静地说：

“我的金子没有了。”

“金子没了？”葛朗台的头“嗡”地一声，两腿一直，站了起来。

“没有了。”

“不会的，欧也妮，你是……”他勉强地一笑。

“真的，真的没有了。”

“ 爷爷的锹子!”葛朗台咆哮了。这句骂人的话，只有在他最愤怒的时候才会说出口。

“葛朗台，你把我吓死了!”太太颤声说。

“哎哟，太太的脸都白了!”拿侬嚷起来。

“咄咄咄咄！你们这些该死的，金子怎么会没了？”他叫着，向女儿扑了过去。

欧也妮跑到母亲身边跪下：

“爸爸，妈妈已经吓成这样。你，你别再逼她了。”

葛朗台也有点儿害怕，只好先不开口。

“ 拿侬，快扶我上楼，我要死了。”葛朗台太太的声音很微弱。

欧也妮和拿侬搀她上了楼。葛朗台独自留在下面。等了一会儿，他“噔噔噔”几步走上楼梯，直着脖子朝上面喊：

“欧也妮，母亲睡了，你就快下来!”

欧也妮下楼来了。

“欧也妮，你告诉我，金子哪儿去了？”

“爸爸，如果你给我的东西不能由我作主，那你就拿回去吧!”欧也妮把那个拿破仑币递了过去。

葛朗台一把抓过来，塞进衣袋里：

“哼！你还想我会再给你什么吗？连这个也不给。说！金

子哪儿去了？”

“我按我的心愿安排了，安排得很妥当。”

“放在哪里了？”

“这是秘密。您不是也有秘密吗？您从来不许我们问的。”

“我是父亲，我是家长！”

“可这是我自己的事。”

“那你什么时候拿出去的？你生日那天还在呀！”

欧也妮不再说话，只是摇头。葛朗台气得来回走着，跳着：

“好哇，你不说话，比我葛朗台还葛朗台。你这该死的婆娘，毒蛇，坏东西！你勒死你的父亲吧！金子，最宝贵的金子，居然有人从我家里拿走了。噢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查理那个臭小子！你说，是不是他？”

欧也妮低着头，一声不吭。

“你就拿最心疼的事伤我的心哪！”老头儿带着哭音说。忽然，他又瞪大眼睛：“好，你不说，我就不要再见到你。走！到屋里去，不许你再出来！吃的，只有冷水加面包。听见没有，快走！”

欧也妮忍不住哭起来，呜呜噎噎地跑上了楼。葛朗台里里外外，前前后后地转着，嘟囔着。一会儿，他又象猫一样轻轻走上楼梯。

这时候，欧也妮正把头埋在母亲怀里抽泣着。葛朗台太太脸色发红，正发着烧：

“别伤心了。你父亲慢慢会消气的。”

葛朗台猛地跳进来：

“她没有父亲了！她不是我的女儿！走，小姐，你怎么不到自己屋里去？去坐牢吧！上帝呀，金子，金子，怎么啦！”

欧也妮站起身，高傲地瞧了父亲一眼，走进了自己的卧室。

葛朗台紧跟着，砰地一声关上门。他回来坐在太太旁边，气呼呼地说：

“ 她一定是给了查理了！那小子早就惦着我的金子！”

为了女儿，葛朗台太太到底鼓足了勇气。她把脸朝里躺下，冷静而坚决地说：

“ 给了谁我不知道。我只是为你难受。女儿没有罪，天这么冷，你会把她冻病的。”

“ 我不想再见到她，除非她叫我满意。我说到做到！你想太平，就应该逼她说出来…… ”

“ 你对她没办法，我反倒有办法吗 ” 她什么也不跟我说。这一点，她象你，象你呀！”

“ 嗬，你今天真会说话。我知道，你们串通好了的！”

葛朗台太太转过身，继续勇敢地说：

“ 你想要我的命，你就这样说吧！反正我是活不长了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：你这样对待女儿是不对的！她比你讲理。那笔钱是她的，她不会随便糟踏。上帝知道，她做的是好事！”

“ 好，好，我走，我走！” 葛朗台站起来往外就走：“ 这个家我呆不下去了。哼，欧也妮，你哭吧，你将来会后悔的！”

十一

一连几个月，葛朗台只在白天去看看病中的太太，从不提起女儿，当然更不去看她。终于，消息传遍了全城。

“葛朗台家里出了事了！”

“究竟为什么呀？听说欧也妮被关在屋里，吃冷水面包，没有取暖的火！”

“倒是那个佣人拿侬自己花钱弄些好菜，半夜里送进去给她吃。”

“她母亲病得厉害，恐怕……”

上一回葛朗台单独卖酒，把全城人都坑了，大家骂了他好几天，现在又出现欺负女儿的事，人人对他都厌恶起来。葛朗台走在街上，谁见了都要指手划脚地议论一番。最后，连克罗旭们也生气了。特·篷风所长首先就打抱不平：

“让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吃冷水面包，这是虐待亲属。按法律，她可以控告！”

公证人却胸有成竹地说：

“我有办法让这件事很快结束。”

第二天，葛朗台正在花园里转圈子，公证人来了。

“我来和你谈谈欧也妮的事，现在全城人都知道了。”

“他们管得着吗？我是家长。”

“是啊，你是家长，什么事都敢做，还敢把钱往外扔！”公证人冷笑着。

“这，这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你太太病得不轻，你应该找个名医给她治治。你不爱听

这个？好，我就先不说。可另外一件事就更严重了。要是你太太有个好歹，你在女儿面前是什么地位，你想过吗？欧也妮有权继承她母亲的那份财产，她可以提出跟你分家！”

象一个晴天霹雳，葛朗台惊呆了。

“所以，我劝你对女儿宽容点好。”

“可她……她竟敢把我的金子送了人！”

“难道为了一件小事，坏了父女情分，误了你的大事吗？”

“六千法郎啊！怎么是小事？”

“可分起家来，二十万、三十万、四十万，都说不定呢。”

葛朗台傻眼了。

“真的？你说的是法律吗？我要看民法！”

“别忘了，这是我的本行！”

“怎么办？”葛朗台望着公证人，两眼发直。

“要叫欧也妮把母亲的财产无条件放弃。可这只能是她自己愿意，你不能剥夺她的权利。要是想这样就不能亏待她。象现在这样，不行啊！噢，首先还是治好太太的病，让她多活几年。”

“我想想再说。”

葛朗台送走了公证人，有气无力地走上楼，见了太太，口气果然软下来：

“喂，今天是咱俩结婚纪念日。好太太，这是十块钱，你用吧，痛快一下吧。你好些了吗？要保重身体呀！”

“ 你连女儿都容不下，还提什么结婚纪念日。”太太又激动起来。

“别……别这样。今天起，不提那件事啦。”

“欧也妮，快来，你父亲饶了你了。噢，谢天谢地！”太太高兴地叫起来。

葛朗台却已经快步下楼，出门去了。他穿过大街，走过草原，心潮怎么也平静不下来。攒了一辈子钱，老了老了，真要分给女儿吗？不能啊！末了儿，他拿定了主意，要讨好女儿，让她欢喜，无论如何，保住家产大权最要紧。他急步走到了家门口，无意中发现把钥匙带在身上，就开了门，轻手轻脚地上了楼。

欧也妮正在母亲房里，把金匣子拿出来放在床上。母女俩看着查理母亲的肖像亲热地交谈着。葛朗台推门进来，一眼就盯住了那闪亮的东西。

“ 上帝呀，救命吧！”葛朗台太太惊叫着，伸手要去拿金匣子。

已经晚了。葛朗台身体一纵，象饿虎扑食，一下把它抱住了。

“什么，这是什么？噢，梳妆匣，是真金的。这么多金子，足有两斤重。我明白了，查理是用这个跟你换的金币，是不是？小乖乖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。这个交换划得来呀！”

欧也妮浑身在发抖。

“我说的不错吧？这是查理的东西？”

“ 是的，爸爸，这不是我的。这是人家寄存在我这儿的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”

“胡说！他拿了金币，就该用这个作报偿。”葛朗台说着，就想掏出刀子撬一块金板下来。

“不行啊，爸爸，不行！”欧也妮扑上去想夺回来，被老头儿使劲儿一把推倒在母亲床上。

“老爷，不行啊！”太太挣扎着坐起来喊。

看到葛朗台拔出了刀子，欧也妮惊叫着跪下，爬到父亲身边，伸出双手：

“ 爸爸，不行，不行啊！请您看在上帝的面上，看在圣母的面上，不要动它，千万别动它。这不是我的，我要原封不动地还给他。您不能叫我不守信用，那我就没脸见人啦 !”

“ 老爷，我也求求你，求求你。” 葛朗台太太跟着说。

屋里的喊声惊动了拿侬，她也跑了进来。葛朗台却无动于衷，推开欧也妮，就要下手。

“ 父亲 !” 欧也妮突然站起来，高叫一声。她已经把身边的一把刀子抓起来 ，对准了自己的胸口。” 您的刀子只要把金子碰掉一点，我就用这刀结束我的生命。您已经把母亲逼成这样，还要杀了您的女儿。那好吧，今天，大家都甭活了 !”

“ 老爷，你要我的命啦 !” 葛朗台太太使尽平生力气喊着。

“ 你……你敢吗？ ” 葛朗台看着女儿。

“ 她敢的 !” 拿侬也嚷起来 :“ 老爷，你一生一世，总得讲一次理吧 !”

“ 她敢的，她敢的，老爷…… ” 葛朗台太太突然重重地倒在床上。

“ 不好了！太太吓昏过去了 !”

“ 啊？ ” 葛朗台耳边立刻响起了公证人的叮嘱，急忙把金匣子扔到床上。” 太太，太太，别这样。拿侬，快去请医生。好了，欧也妮，别为一口箱子生气了，你把它拿走吧 !”

半晌，葛朗台太太才缓过一口气，慢慢地睁开双眼。葛朗台连忙吻她的手。

“ 哎呀，她眼睛睁开了！太太，好太太，你可醒过来了。得啦！咱们和好了。你看，我拥抱欧也妮了。她爱查理就让她爱吧，匣子也给她了。你可要活下去呀，长命百岁的活呀，我不能没有你呀！噢，可怜的太太。”

“天哪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子跟孩子。”太太的声音很微弱。

“决不了，下次决不了！”葛朗台说着跑了出去，不一会儿，他捧着一把金路易走进来，扔到床上。”喂，太太，欧也妮，这些钱都给你们。你们还要什么？要什么有什么。太太，你开心了吧，快活了吧？还有欧也妮，这些钱，你不会再送人了吧？是不是？是的！”

“爸爸，您把钱收起来。我们需要您的感情。”欧也妮平静地说。

“对，对，这才对呀！”葛朗台忙着又把金路易抓起来。“咱们和和气气地过日子了。大家下楼去吃晚饭，以后天天摸彩，痛痛快快玩吧！噢，欧也妮，把那匣子拿去藏起来，不用怕，我再也不提它了。”

医生来了。看过葛朗台太太的病，他告诉葛朗台，说她病得很重，要让她在精神上绝对安静，还要周到服侍。

“要花很多钱吗？吃不吃药呢？”葛朗台问。

“不用多少药，调养最要紧。”

“医生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的女人吧，我多爱她呀！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。因为我的心搅乱了，为了兄弟的事，我花了数不清的钱……噢，你救救她，就是让我再花点儿钱也行。”

从这天起，葛朗台对母女俩百依百顺，竟见不到一点儿威风的样子。这种反常的表现，使她们很吃惊，反倒担心又要发生什么事了。

然而，葛朗台太太已经象秋天的落叶一样脆弱。尽管欧也妮尽心服侍，她还是一天不如一天。欧也妮难过极了，母亲却安详得很，心里好受些的时候，就问：

“他在哪儿，怎么还没来信呢？”

“别提他。您现在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“告诉你，欧也妮。我对生命没有一点儿留恋。苦日子就要完结了，我只觉得高兴。”

不久，这个温顺的女人死了。断气前，她微笑着对女儿说：

“孩子，记住，只有在天上，在那个世界里，才有幸福。”

十二

母亲的去世，使欧也妮和父亲亲近了许多。因为毕竟他是她身边唯一的亲人了。况且，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，父亲是多么温柔体贴呀！

变化最大的还是老葛朗台。他甚至常常在女儿面前发抖。大家都认为这是他衰老的表现，只有公证人克罗旭知道其中的奥秘。

终于有一天，吃完了晚饭，葛朗台把公证人请来，关紧大门，对欧也妮说：

“好孩子，现在你继承你母亲了。我想，我和你之间有些事要办……噢，还是让克罗旭先生告诉你吧！”

公证人清了清嗓子：

“小姐，你父亲不愿意把家产分开。所以你应该放弃和你父亲共有的财产。你是懂事的，应该成全他……”

“这就是说，我的女儿不会抢走我的财产，对不对？”葛朗台急忙插上了一句，他已经紧张得出了一脑门子汗。

欧也妮听得有些不耐烦了：

“可你们究竟要让我干什么呀？”

“很简单。你在这份文书上签个字，就表示自愿放弃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权，把你和你父亲共同的财产，全部交给他……”

“你们说的，我一点儿也不明白。好了，告诉我在哪儿签字，我签就是了。”

葛朗台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：

“欧也妮，你自愿放弃继承权，我非常满意。我将每月付

给你一百法郎的利息。”

“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，父亲。”

公证人又开口了：

“小姐，作为公证人，我必须告诉你，签了字，你就一无所有了！”

“噢，那有什么！”

“欧也妮，你真是我的好女儿！”葛朗台发狂地上来搂住了她：“孩子，你救了我了，我有命了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这只不过是你把欠我的还给了我（他指的是那些给了查理的金币）。这就叫公平交易。人生就是一件交易呀！”

第二天中午，欧也妮正式在文书上签了字，放弃了母亲的遗产。她说到做到了，而老葛朗台许愿给女儿的每月一百法郎，过了一年，连一个子儿也没给。

有一次，欧也妮说笑之间提起这件事，老头儿脸上挂不住，红了起来，连忙跑进密室，把从侄子查理那儿买来的金手饰捧了大约三分之一出来。

“孩子，这些就充当那一千二百法郎吧！明年，我再给你这么多。这样，不多时候，他的东西就成了你的了。”

听着老吝啬鬼得意的笑声，欧也妮能说什么呢？她知道，父亲到底也没改变从前的脾气。

然而，时间不饶人。一年又一年，葛朗台感到自己确实老了。到这时候，他不能不让女儿学些管家的本事了，先是教她怎么安排饭菜，怎样收账，后来又把田庄的名称陆续告诉她。欧也妮在父亲的熏陶下，很快习惯了那吝啬的一钱不让的作风。于是，葛朗台便正式把钥匙交给她，让她当了家。

一八二七年，葛朗台八十二岁。他预感到自己快不行了，只得狠下心让女儿知道管理田产的秘密，把赚钱的诀窍说给她

听。

这年年底，老葛朗台一病不起，他得了疯瘫，病情发展很快。欧也妮也象服侍母亲那样服侍父亲。葛朗台的身子虽然不能动弹，他的脑子仍然很清醒，出于守财奴的习性，他对自己的家产看管得更严了。

每天早起，他叫人把自己扶上转椅，在卧室和密室间推来推去，密室里已经堆满了金子。有时候，他睁大昏花的双眼，一眨不眨地盯着密室那裹了铁皮的房门。听到一点动静，就要马上让人查个清楚报告他。甚至连院子里的狗打个哈欠，他都听得清楚。每逢到了佃户交租的日子，或者是出立收据的时候，他都要亲自把在密室门口，叫欧也妮把门打开，监视着她把收上来的钱堆好，把门关严。再让她把钥匙放在自己胸前的口袋里，还不时地用手按一按。

但是，他终于走到了死亡的边缘。那几天，他坐在火炉旁边，还是感到冷，把身上的棉被裹得紧紧的，嘴里不停地吩咐拿侬：

“裹紧，裹紧，别让人偷了我的东西！”

当他能睁开眼的时候，就立刻要转到密室门前。

“在那里吗？在吗？”他惊恐地问欧也妮。

“在那里呢！父亲。”她知道父亲指的是什么。

“快，把金子拿来，放在我眼前！”

欧也妮拿来一把金路易铺在桌子上，葛朗台强睁着眼盯着，看了又看，好象刚学会看东西的小孩子。

“ 这样，我心里暖和多了。”他快活地露出笑容，仿佛进入了极乐世界。

弥留时刻到了。神甫把镀金的十字架放在葛朗台的唇边，让他吻那上面的基督圣像。他却挣扎着伸出手去抓那金十字架，

可他的手已经开始僵冷了。他费劲儿地叫着：

“欧也妮，我的女儿……”

“父亲，我在这儿，您祝福我呀！”欧也妮流着泪说。

“你……你要把一切看得好好的，将来……到那边向我报账！”

守财奴啊，一直到死，他也认为那金子永远是自己的。

十三

老葛朗台死后，欧也妮从公证人克罗旭那里知道，她继承的财产大概有一千七百万法郎，还不把一些零星的收入算在内。一无所有的姑娘一夜之间变成了索漠城最富有的人。

欧也妮办的第一件事，是给了拿依一千二百法郎终身年金。对于她来说，拿依不再是个佣人，而是一个朋友和保护人，只有她才真正爱护自己，才能了解自己心中的悲苦。为此，欧也妮决心要使拿依终身得到幸福。

果然，拿依得到这笔钱，加上以前的积蓄，不出一个月，便嫁给了高诺阿莱。她的身体还是那么壮实，而且成了欧也妮的心腹，有权分配粮食和食物，还有了两个手下人。高诺阿莱则成了总管和看守。

已经三十岁的欧也妮，却没有尝到一点儿人生的乐趣。她虽然拥有巨大的财富，可并不觉得那是势力，那是安慰。她盼望着爱情和人们之间的温暖，她靠着宗教的信仰活下去。

然而，周围的人并不管这些。他们开始包围这个有钱的小姐。能出入她家的，不再只是克罗旭和格拉桑们，而是更多的人。每天晚上都有许多客人来访，陪伴欧也妮度过寂寞的夜晚。大家总是暗示她快些结婚，因为一个孤身女子要想守住这么大的家业是不可能的，要找一个能干的丈夫才行。

特·篷风先生是客人中的主角。他已经四十岁了，却尽量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一点，对欧也妮毕恭毕敬，每天晚上都要给她送一束鲜花。

欧也妮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，只有当剩下拿依一个人的时

候，她才无限惆怅地说：

“怎么啦，他一去七年多，连一封信也没有……”

这一年八月初，一个凉爽的早晨，欧也妮正坐在花园的长凳上回想着跟查理在一起的日子。拿侬忽然一边嚷着一边跑了过来。

“小姐，有信啦！快看看，是不是你天天等的信。”

欧也妮一阵狂喜，颤抖地接过信。

“巴黎来的……是他的。他可回来了！”

手抖得厉害，简直拆不了信，她就停下来平静了一会儿。

“他是从这里走的，为什么回巴黎呢？”

欧也妮抖索着打开信封，首先从里面掉出一张纸。拿侬赶紧捡起来，是一张汇票。欧也妮只顾看信：

亲爱的堂姐……

“怎么不叫我欧也妮了？他走的时候是那么亲热地叫着。”欧也妮心头一震。

您……

“啊，又这么客气！”欧也妮的眼泪夺眶而出，不敢再看下去，把手交叉在胸前。

“他死了吗？”拿侬望着她的眼睛大声问。

“他……他不会写信了。”

这个天真善良的姑娘哪里想得到呢，查理不但很会写信，而且更是一个能干的野心家。如果欧也妮当初不被他漂亮的外表和动人的谈吐所迷惑，本来是不难察觉到堂兄弟内心深处的自私和无情的。

这几年中，查理在印度真的发了财。他不只贩卖货物，还

贩卖人口，放高利贷。在唯利是图的人们中间混久了，他变得和他伯父一样，刻薄、贪婪，而且有更大的野心。他决心拿着一大笔钱重返巴黎，爬上比以前还要荣耀的地位。

就在老葛朗台死去的那一年，查理结识了一个老官僚——奥勃里翁侯爵，是国王查理十世的宫廷大臣（这时候的法国又复辟了封建王朝 ）。侯爵虽然地位显赫，却有一个非常丑陋而嫁不出去的女儿。可是，查理看上了她，或者说是看上了她父亲的地位。他和未来的丈母娘达成了一笔交易：由查理出钱赎回奥勃里翁在巴黎的一所房子，然后侯爵就要上奏国王，准许他改姓奥勃里翁。并且只要查理送一份田产给这位爵爷，他将来还可以继承大将军和侯爵的头衔。奥勃里翁太太甚至对查理打保票说，你有了钱，有了贵族的姓和地位，就能出入宫廷。你想当什么就能当什么，委员、州长、大使，由你挑就是。这诱人的远景使得查理飘飘然，决心不顾一切，把这些弄到手。于是他们一起回到了巴黎。而早已被他从心中抹掉的欧也妮还在索漠城苦苦地等着呢！

此刻，欧也妮稍稍平静了一会儿，鼓足勇气把信看下去：

亲爱的堂姐，您知道，我的事业成功了，您也一定高兴吧？……动身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小孩子，回来时我变成了大人。我愿意坦白地把心事告诉您……我还记得和您在一起的日子，那条长凳、楼梯和卧室。您一定在想我，可我不愿欺骗您。经验告诉我，婚姻应当服从社会的规律，要能适应环境的需要。您的生活方式、受到的教育和习惯同巴黎的生活就不能适应。我需要有一个排场的家，要和众多的贵客来往，而您是喜欢安静平淡地过日子的。说得更坦白些，我现在有八万法郎的收入，能和奥勃里翁侯爵攀亲。他女儿才十九岁，

又可以使我改姓，得到爵位。老实说，我一点也不喜欢她。可跟她结婚，有很大便宜可沾，甚至我的后代也会得到好处。我跟您说，我只想为地位和财产而结婚……

您的忠实的堂弟查理

附上八千法郎汇票一张，这是您那六千法郎和利息。我的那口梳妆匣请交驿车带回，地址是巴黎奥勃里翁府邸。

欧也妮勉强看完信，神情呆滞地望着天空。

“金匣子，我为了它差点拚了命，结果是交驿车带回。”

在遭到巨大打击以后，欧也妮并没有想到要去报复，而是把痛苦装在心里。她明白，这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事了。她想起母亲的遗言，好象明白了什么，这才低声哭了起来：

“母亲说得对，只有天上才是幸福的。”

欧也妮默默地走进堂屋，想把烦乱的心绪整理一下。这时候，格拉桑太太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她手里也拿着一封信，是格拉桑先生从巴黎写给她的。

“小姐，您看看这封信吧！看看您的堂兄弟查理都干了些什么！”

原来，查理回到巴黎以后，格拉桑就去找他，把自己如何按他伯父葛朗台的吩咐料理他父亲的事，如何一直拖着债主等他回来还债的事，一一说了。查理冷冷地听着，然后说：

“我父亲的事不是我的事。您这样费心，可惜我不能领情。我挣下的钱不是准备为父亲还债的。”

格拉桑气得半死，威胁说：

“债主们有保留权，人家可以在几天内宣布你父亲破产，你的名誉就会扫地！”

查理笑了起来！

“ 对不起，再过几天，我就改姓奥勃里翁了。那件事跟我再没关系。谁也不会相信，一个侯爵的后代，他的父亲会破过产。”

格拉桑一气之下，写信给太太，让她把这些事告诉欧也妮。那信上还说：

查理的婚事成不成还不一定呢！奥勃里翁侯爵决不肯把女儿嫁给一个破产人的儿子。我打算和债主们马上宣告他父亲破产。另外，我当初完全是听了老葛朗台的一句话才为他出力的。就凭这一点，我可以向他要三万到四万法郎的酬金……不过，我们向来敬重欧也妮小姐，不能不先和她打个招呼。你必须去和她谈谈。……

“ 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” 欧也妮看完这封信，缓缓地对格拉桑太太说。

十四

整整一天，欧也妮把自己关在父亲的密室里，吃饭的时候也不肯下来。她处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，要冷静地想一想并作出最后的决定。

晚上，客人们都来了。他们已经知道查理回来的事，想来听听消息。这时候，欧也妮慢步走下楼。她的面孔跟往常一样平静，微笑着听客人们说着表示气愤或同情的话，好象并没有发生过令人难过的事情。

照例是打牌。牌打完了，客人们都没趣地起身告辞。欧也妮突然对特·篷风先生说：

“所长，你慢走一步。”

这声音并不太大，却使大家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。所长不由自主地坐了下来。

“还不明白吗？他们要成为一家人啦！”

“所长真运气呀！”

等客人们都走了，欧也妮用平静的语调对特·篷风先生说：

“所长，我知道你喜欢我的是什么。不过，你得发誓，在我活着的时候，永远不向我提出婚姻给你的权利，让我独身生活。你能这样做，那么，我——答应嫁给你。”

所长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去。欧也妮马上接着说：

“我不会对你不忠实。只不过我心中有一种难以平息的感情。我能给你的只能是友谊。另外，你还得帮我办一件事。”

“你说吧，赴汤蹈火都可以！”

“这是一张一百五十万法郎的股票。请你上巴黎，马上就

走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你找到格拉桑先生，让他把我叔父的债主们全召集起来，把叔父欠他们的钱，连本带利，一律还清。让他们立一张总收据，要有公证人签名。然后，你把那张总收据和所有债券，一齐交给我的堂弟。另外，把我这封信也交给他。”

说到这里，欧也妮的声音有些发颤了，她只好停了一会儿，才接着说下去：

“你办好这件事回来，我就履行我的诺言，靠你的姓，度过我的一生。想你一定不会使我痛苦的……”

特 · 篷风先生扑倒在欧也妮的脚下。多少年的想望啊，今天如愿已偿，他禁不住又快活又凄怆，浑身打着哆嗦。

“我一定，我一定做你的奴隶！”

特 · 篷风先生走了。欧也妮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悲痛，倒在沙发里，哭成了一团。她追求的一切全完了。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，她只好自己承受那巨大的打击，而屈身在自己本来讨厌的人们中间。然而，她还是要以德报怨，由自己完成本来是她父亲应办的事，帮助堂兄弟平步青云，以表示自己的清白。

特 · 篷风先生到了巴黎，很快找到了格拉桑，以欧也妮的名义，还清了查理父亲的债。这件事立刻轰动了巴黎商界。葛朗台小姐的慷慨和她亡父的吝啬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
然后，特 · 篷风先生按照欧也妮的吩咐，送了五万法郎给格拉桑，做为报酬。最后，他来到奥勃里翁府上，见到了查理。

查理刚刚在老丈人那里碰了钉子。老爵爷已经知道他的家底，说一定要等他父亲的债务还清后，才能把女儿嫁给他。而掏出那一大笔钱对查理来说，是很困难的。

特 · 篷风先生把欧也妮的信交给他。

堂弟大鉴：叔父所欠债务，已经全部还清，由特·篷风所长送上收据。因为我想，一个破产人的儿子未必能娶奥勃里翁侯爵的小姐。至于我，的确毫无巴黎上流社会的气质，对那些风气习惯，也一概不知。您为了服从社会需要，牺牲了我们的初恋，我祝您在社会的惯例之下快乐。我能做的，只能是把您父亲的名誉还给您，来成全您的幸福。

愚姐欧也妮

“啊！”查理看完信和收据，不觉叫出声来。他想不到欧也妮会有这么多钱替他还债。

特·篷风先生看着感到可乐，笑着说：

“咱们同喜啦！”

“噢，您要娶我堂姐了吗？好，我太高兴啦！”查理忽然眼光一亮，试探着问：“我堂姐她有很多钱喽？”

“四天以前，她有近一千九百万，今天只有一千七百万了。”

“一千七百万？！”查理愣住了。原来伯父那寒酸的家里，竟会有这么丰厚的财产。

“对！查理先生。我们结婚以后，总共有七、八十万法郎的收入。”特·篷风先生把“七、八十万”说得很重。

查理马上变得亲热起来：

“姐夫，亲爱的姐夫，咱们往后可以互相帮助啦！”

“是啊，噢，这里还有个小匣子。欧也妮让当面交给你。”特·篷风先生冷淡地说完，把金匣子放在桌子上，告辞走了。

十五

三天以后，特·篷风先生就回到了索漠。他比谁都清楚，自己能得到欧也妮，完全是因为她在爱情上受到了挫折。因此，所长用最快的速度办完了欧也妮委托的事，免得那一对情人会重新和好。刚一回来，他就宣布了和欧也妮的婚事。签订婚书的时候，他在两个老克罗旭的参谋下，玩弄了一个心计，在上面写着：

如果将来并无子女，则夫妇双方的财产，包括动产不动产，一律全部互相遗赠。任何一方身故后，不得举办遗产登记。

特·篷风先生把这一条作为始终尊重欧也妮的心愿，让她独居的条件。在他看来，欧也妮心事重重，是活不了多久的。于是，他精力充沛地投入了政治生活，不久便升任了安越法院推事；又因为在一次政治活动中出了力，升为高等法院庭长，过了几年又成为院长 。他的眼睛开始盯着国会 ，甚至贵族院了……

他的两个叔叔，克罗旭公证人和克罗旭神甫都先后去世，财产都由他继承，单等着……

欧也妮则把一切都看得明白。以往的经验教训使她变得十分敏感，知道丈夫是盼望自己早死，好独占那巨大的财富。她只觉得他可怜。

谁也没想到，特·篷先生院长的美妙想象竟没能实现。在当选为议员后的第八天，他自己先病死了。结果，反倒把他的

财产遗赠给了欧也妮。

欧也妮简直被黄金包围了，可她却根本不把这放在心上，只愿意过虔诚慈爱又平静孤独的生活。就象索漠城的房子，没有阳光，没有温暖，老是阴森森的。人们看到的特·篷风太太，白白的脸，安闲雅静，说话沉着举止单调。僵硬的神气和内地闭塞生活养成的狭小习气，使她似乎有一点儿老葛朗台的影子：每年有八十万法郎的收入，却依旧象当年那样，不到父亲生前允许生火的日子决不生火，灭火也是一样。穿着和母亲当年一样的衣服。把所有的钱都积攒起来，从不随便花掉。

不知内情的人都以为这个寡妇不过象她父亲似的，也是个守财奴。可是，当他们知道她曾经为社会办的事的时候，就立刻改变了看法。

几年之内，欧也妮办起了一所养老院，几所小学，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。她把多年来心爱的金首饰都熔化了，加上查理还给她的八千法郎，铸成金圣体匣献给了教堂。索漠的几座教堂，都靠了她的资助，进行了添置和维修。宗教已经成了她精神上的唯一支柱，靠着对上帝的忠实，也凭着一颗温柔善良的心，她怜悯穷人，做着各种慈善的事业，帮助过无数家庭渡过了难关。而她自己，一直过着最简省和最孤单的生活。她把对人生的冷漠深深埋在心底，默默地走向死亡。

她是一个天生的贤妻良母。虽然她既没有丈夫，没有子女，也没有家庭。